

林州文史資料

第十二輯

政协林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林州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政协林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二〇〇二年十二月

第十二辑《林州文史资料》编委会

主 任 李金生

副 主 任 苏琦书

编 委 张卫平 李用法 王用周 郭爱荣

编 审 苏琦书

责任编辑 李用法

校 对 李用法 王用周

林州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
政协林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字数 195 000 印数 1000
林州市印刷厂制版印刷
2002 年 12 月

目 录

我的作家梦	崔复生(1)
我写《秦香莲后传》	傅玉生(46)
小戏曲《一颗螺丝钉》创作回顾	郭虎寅(49)
《战山河》一剧创作演出回忆	郭虎寅(53)
两部电视剧的创作	傅玉生(59)
我市历年来自编自演的剧目	张鸣声(61)
我搞文史工作的回顾	侯新民(63)
《风流才子刘庚星的故事》一书出版经过	侯新民(69)
林州出书有多少	李用法(79)
林州市历代志书考	张旺增(85)
我市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和专题片	陈志军(88)
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乡村文化生活琐忆	赵 凡(92)
从农民文化生活的变化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	杨山栋(98)
农村学校文艺宣传活动忆往	王用周(103)
忆夕阳红舞蹈队的诞生	马玉花口述 侯新民整理(109)
我市农村剧团活动的两个高潮期	王买金(112)
活跃在太行山区的农村剧团及文艺演唱队	傅成吉(114)
在我市有影响的两位唢呐艺人	王买金(119)
林州市八年春节电视文艺晚会综述	陈志军 傅爱学(121)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馆的建设与发展	
.....	张堆生 张 鸿(125)

林州市文化馆旧馆改造工程概况·····	王买金(130)
回忆农民诗人秦易(之三)·····	郭新林(132)
赵长生的方言快板·····	李用法(147)
关于方言快板《找医生》的一些情况·····	王买金(154)
感受“老人歌”·····	王买金(161)
地方“冬谚”·····	王买金(164)
林州歌曲歌词集·····	呼广东(166)
林州民间游戏·····	王买金(194)
林州民间棋种·····	王买金(216)
近三十年林州文物考古发现与收获·····	张增午 张龙昌(229)
“杨明保”? 还是“阳明堡”·····	王用周(250)
稿 约·····	政协文史委(251)

我的作家梦

崔复生

梦有两种，一种是超脱的、虚幻的、又香又甜的，如南柯一梦，黄粱美梦。美梦如天马行空，云来雾去，撒豆成兵，只要有幻觉即可，毫不费力，无需付出丁点代价，但好梦不长，只在短暂的一瞬间。一种是真梦、实梦，即世事所为或者自己为自己设计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梦，这种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苦梦，苦梦曲折漫长，难见尽头，需要耗费心血，付出汗水、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的高昂代价。一个人一生中不停地艰难攀涉，顽强进取，也不一定能梦想成真……

生不逢时：诞生于国难家难中

我的祖籍在林州市（原林县）河顺镇马家山村。先祖是明朝洪武二年由山西省汾阳府临汾县北崔家庄，被征召於洪洞县老槐树下，迁民于彰德府林县城北 25 里石村。历八世后其分支为求生存，再北上五里，在荒山中开垦落户，并依山间一棵马棘神树而名马棘山。后又来刘牛王李诸姓，形成一个小小村落。再后因忌棘字之俗且口语同音，便约定俗成为马家山。实际上马家山历史上绝无马姓人家，也无与马有关的演绎。崔姓落户马家山至我辈已 15 世。近三百年中，唯我的曾祖父崔天富之四弟崔天华算一文人，在清朝末年曾考取为秀才，为崔氏光耀了门庭。其余我的先人祖上皆为布衣白丁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只知耕作以求温饱，别无分他谋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我爷爷崔同德因不善打

算，一时疏忽竟遭至倾家荡产，全家十来口人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境地。无了糊口栖身依靠，便家破人散，一大部分逃荒到潞安府（今山西省长治市）。我就在这样的大势下出生在异乡。我出生的第二年便是1937年，芦沟桥七七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大地，全国人民进入长期战乱灾荒的水深火热之中，家难国难并重，我是真正的生不逢时啊！

说是异乡其实离马家山村仅五里，是姚村镇的东张村。东张是我的姥姥家，其实我姥姥家也很穷，劳作一年也只是勉强糊口。即使我姥姥家很富有，我母亲也绝不会赖在娘家门里白吃饭，这是母亲的性格决定的，她一生中坚守着“自己跌倒自己起”。至于为什么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弟弟都出生在东张村？在旧社会，在我父亲四处飘泊无力抚养家小的情况下，我母亲没有落脚地，被迫无奈地想到娘家门上来沾点光。沾什么光？就是我姥姥家在东张村是个魏氏大家族，闺女住在娘家门上起码没有人欺负，人熟事熟好来往，遇事有人撑腰仗仗胆。我记事起母亲就带着我们串房檐（即借人家的房子住）。因为我姥姥家们也都是人多房子少，所以母亲一直是单立着门户。听说谁家有空屋，母亲就去求人情，有的住一年有的住几年。因为母亲的人品好，只要谁家有空屋就热情叫我们住。我10岁前记着借住过四家。那年头冬天屋里从来不生火，更没钱买煤，只是做饭时柴烟熏一下屋子。柴全是哥哥到地里拾到树上扒来的，积成垛，一年四季一根一束匀着烧。我恍惚记得还有个二哥，他只活了几岁就连饿带病夭折了。每年也典别人一二亩地，自然这种地不会是好地，产粮很少，一年到头流的汗水比得来的粮食多。母亲日夜绞着纺车纺棉花，剪纸花。纸花是拿到集上去卖去换盐的，有枕头上的花、女人鞋上的花。我母亲是个很少说话的人，做起活来说的话更少，所以我跟哥哥妹妹从小也很少说话，只是瞪着眼看娘两只手怎么样做活儿，汗从脸上往下

流。我那时，还没一点父亲的印象，眼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没明没夜忙，睡梦中只有纺车声，黎明时只有母亲的脚步声。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境况下，一个女人要养活四五个孩子，其艰辛是异常的。记得母亲一只手握着镰刀到村头老榆树上剥榆皮，记得母亲把玉米芯砸碎给我们摊煎饼，记得母亲伸出两只很大的手给我们暖已经冻成疮的耳朵，记得母亲坐在炕边背着我们流眼泪……

还记得 1942 年或 41 年，河南山东河北禾歉收，大灾荒，饥民遍地，讨饭的成群，在这大灾大难中，母亲带着我们要出去逃荒，去寻找我父亲了。我们心里又害怕又充满了盼头，哥悄悄对我说：只要能找见咱爹，咱就有饭吃饿不死了。娘把家里的破旧东西绑了又绑，捆了又捆，擦到了一块，用土坯盖住，左瞧右瞧。我父亲排行二，小名二堂子，后来请人起大号崔凤山，此时我还不知他啥模样，只听说他在外谋生不易，下煤窑、卖苦力、替人担挑帮工挣饭吃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潞安府，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市。林县人逃荒去山西，这是历史以来的老传统，不只是潞安府离林县近，更重要的是山西地广人稀，气候凉土质好，收成稳少灾害，只要肯出力，随便开片地撒上种子就有了收成，吃饭顾命很容易。而且历史上不少林县人在山西落了户，亲戚朋友世代代有来往，亲不亲故乡人，这就有了很大的方便和依托。历史上林县通往潞安府有五条路，一条是从任村镇向西，过白家庄走虹梯关，这是条大路。大路是什么标准？就是牲口能驮着驮子走。走鲁班豁是小路也是条近路，从林县城空人走两天就到了潞安府。往南有小西天，算一条中等路，人走三天到潞安府。再往南还有花园梯，就是从柏圪瘩上去，从金灯寺垆上过风门岭分岔河到潞安府，也是三天的路程。再往南还有条路叫窟窿山，就是合涧镇向西过嘴上、神郊树掌壶关县城，而后由荫城元家庄到潞安府。这条路宽大但距离远，全程二百多华里，空人走

三天还得起个五更搭个黑。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，林县人到山西省玩手艺（当匠人做工）或逃荒谋生，全是靠两条腿两只脚步行，而且肩上要担挑行李，最起码要挎个包袱。有点条件的家庭女人可幸运地骑头毛驴或者骡子。在那些以往的年代里，林县人形成有一种口传：不吃山西粮不能过时光。世世代代百分之八九十的林县人，每年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，在山西逃荒或做手工活儿谋生。每年正月一过初五便是黄道吉日，大量的林县人，上至六七十岁还能行动的老人，下至十来岁的盼望能吃饱肚子的儿童，便走出家门，告别亲人，向通往山西的那五条路上汇拢，五条路上的行人在整个正月里都扯成了绳儿，全部是脸朝西，腿肚儿朝东，像候鸟象风向，目标只有一个——山西，目的只有一种——活命。于是便不畏艰难不惧风寒，喘着粗气滴着汗水，在古老的太行山中跋涉，攀上一架架大山，越过一道道沟壑，起五更搭黄昏，顶着星星，迎着晨曦赶路。那时这五条路的边缘，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或一两户人家，或十户二十户的山村，或仅仅一个小小岩石窑洞，或一两间陋屋，便是供行人打尖歇足的场所，栖身度夜的依靠。一路上留人小店比比皆是，但凡有点平面的地方，都用白灰或黑炭写着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，或多一撇少一点的字：“留人起火，米面具全”“留人干店开水尽喝”“骡马大店有草有料”……尽管这些字大都有自造的成分，笔法又千变万化，尽管赶路的人也根本认不得字，更不知道哪个字是几横几竖，但子承父业，世代相传，约定俗成，不论在艰辛路上的男女老少，只要看到那样的“字”，肚子便有了感觉，身上便浮起温暖，心里便有了盼头。实际上那“字”在苦难的行进中的人眼里并不是字，而是一种符号，一种共识的符号，从来没谁有心思去追究它的对错，也就更没人对它提升到什么审美上，只知道它的意思就够了。记得有一次我同大人们攀上鲁班豁口，已是口渴舌干头晕目眩，按说这仅仅是一个早上的路程，离家才

三四十里，远远不到打尖歇脚的时候，但大人们看见我累饿难忍，万般无奈中朝山腰的小豁看了一眼，小豁虽是个村子但只有两三户人家，因为它不是店口，所以极少有人在那里打尖吃饭，更无人住宿。大人们知道，如果在小豁村有什么需求就得预定，就象现在大款们到大酒店里定桌定陪一样。站在鲁班豁口望下去，小豁村几片房舍就在眼皮子底下，房舍的门窗院子里的锅灶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大人们站在豁口两只手对成喇叭状喊：“喂——给熬两碗稀饭——”接着看见小豁村有人走动，有声音传上来“知道了——”接着便看到炊烟升起，看到点点火光。我们兴冲冲朝山腰走去，左转右绕，七弯八拐，这近在咫尺的路程，竟然走了半个时辰。当我们接近小豁的房舍时，两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，已经摆在路边的石板上。还有一次是太阳已经落山，天色已经昏昏麻麻，我们来到一个名为井底的山村，小村的石头墙上处处写着那种“留人起火米面具全”的符号，村中有个五六十岁的矮个子老头，他站在圪瘩的石头路中间，摊着两只手龘鼻子发着十分粗重的声音：“住店吧，住店吧，炕上没虱子没蛇蚤，有毡子有枕头，吃甚有甚……”我的两条腿已经拖不动，眼巴巴的看到了希望。可是大人们不吱声，一个劲地低着头朝前走。店掌柜的有点儿急了，又是伸出两只胳膊拦，又是伸手拉，可是一个人也拦不住，便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只等到村边，才有个大人说：这龘鼻子可会吹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我住过他的店，炕上哪有毡子，是土坯上铺了几块破毡片，臭虫成堆，一把能抓好几个，咬得人钻心入骨睡不着。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路我们在赶，因为不搭黑再走十几二十里住店，第二天时间太晚潞安府的城门就关了。还有一次也是摸着黑赶路，走在分岔河沟谷里，一共七八个人，还有头小毛驴，驴背上驮着我的一个本家奶奶，大约已经是吃罢晚饭的二更天，人乏了，牲口自然也累了，虽然它不会说话，但有许多地方它都通人性，它知道必须赶到一个店

口才能歇，才有草料吃，所以它虽然很累很饿，四只蹄子还是不停地踏着路面响。走着走着，它突然打了个前脚（失蹄），还好，奶奶没有从驴背上摔下来，而是顺着驴脖子倾倒在地上，人未出事。于是便又把她扶在驴背上，继续赶路。这时天上有点微弱浑黄的月色，隐隐约约映照出满谷灰白色卵石，似是无数个骷髅，因为是夜深荒野，万物寂静，只有西风呼啸，难免令人心怯胆虚，毛骨悚然，疑神疑鬼，便在不言语中匆匆赶路。其实这不言语反而更加重夜的神秘、人的恐惧。及至人困驴乏赶到一座店房，早已是灯火熄灭柴扉紧闭。待一番呼叫之后，店掌柜总算披衣掌灯拉开门扇，驴进圈人入屋时才发现少了两个包袱，原来这包袱是用一根绳连着搭在驴背上的，包袱里虽只是些御寒的破衣烂衫，总共值不了几个皮钱，但那是家当是四季不可缺少的东西，对于难以温饱的人来说非同小可。这一大事先是把人从昏昏欲睡中惊醒，瞌睡神远退三舍，接着是没了一天的劳困疲乏。经过一番认真的回味估计推测想象之后，多数人一致把希望寄托在了驴失前蹄时的河滩。于是推举两个胆大力壮之人，一手拿着干粮充饥，一手掂着木棍壮胆，走出店门照原路返回去寻找包袱。大约过了两个时辰，店房门环响动，两个人回来了，果然与众人的推测无误。驴失前蹄时，两个包袱随着人从驴的脖子上滚落地上，人在匆忙赶路月色又暗，一时粗心，误把两个包袱当成了河滩的卵石。幸亏夜深月暗路无行人，否则损失难以弥补，这真是一场虚惊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是，当那两个人坐在炕边歇息时，村子里那些殷勤的公鸡已经一声接一声打鸣了……

以上所说是林县人，是素平常走向山西，途中所遇的一些常事小事。但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个上山西寻找我父亲，那是特大灾荒饿死人年代，是女人备受欺凌难能支撑门户的年代。人心惶惶逃难人成群，盗贼四起夺物抢食，拦路抢劫已为常事，孩童头插草标无人过问。是母亲靠着她的克苦坚韧毅力和智慧，翻山

越岭，忍饥挨饿，顶风冒雪，在众多的逃难人流中，熬过了心惊胆颤的三天三夜，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潞安府的城门里，带到了下西街皇城边。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父亲的模样。但是母亲倒下了。忘不了在大山里，母亲背着我们的面望着青天掉眼泪，我们都放声大哭，她说不要哭，她撩起毛蓝粗布衣襟擦眼泪，她还是对我们说不要哭，当人不能哭，哭是没出息，娘是心里闷得慌，出几口气就松散了，不要哭，明日说不定就见到你爹了，就有饭吃了。忘不了在屋檐下，娘拿着半个糠饼子，笑嘻嘻地象点豆子一样，给我们兄妹三人一点一点往手里分。忘不了大雪天娘把我们兄妹三个抱怀里，用她那干枯的身躯温暖着我们，她那两只大手捂在我的耳朵上，呵护我那两只已经冻出疮痂的耳朵。忘不了难民中发生争物抢食殴斗时，娘对我们说：“别害怕，有天哩，咱又没办啥亏心事，老天爷会保佑咱……”

见到了爹，但爹仍然是无能为力啊。他在铁匠炉上打下手，管抡锤。虽然掌钳子的掌柜是我大伯崔科子。但银钱隔着手，爹有娘有还不如自己有。而且那样的年代一个铁匠挣的钱是十分有限的，大半也只够糊口，还得养活我奶奶、我姑改嫁时留下的闺女，大灾荒饿死人年头，这个亲戚到门上吃一顿那个住两天。更特别的还是我大伯手艺好性子傲，而且惯赌博还肯走小路，他一生讨过四个女人，有的死了有的活着走了。他赌到一夜之间连外甥女都输给人家，就这样他还是照赌不误。白天打一天锤累得腰酸腿痛，晚上一听见小瓷盆响，就眼明了劲儿足了。他们赌的全部是暴子儿，就是手里拿着六个四方有点眼的东西，往直径尺把大的和面盆里扔，这东西他们叫“虱子”，究竟那个“石”我也弄不清，然后按盆子里方块上面的点眼多少定输赢。因为大伯的铁匠手艺好，主要是好钢水，比如木匠用的斧铧刨凿，那是细话，质量上下主要在淬火，好货不止过硬，而且不夹灰不卷刃不重皮，锋利又吃木，这种活儿多半是定做，又全是慕名而来的，

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。可惜大伯没有把这种荣兴才能用好，而且助长了他的傲性，他输了钱从来不丧气，总是大大咧咧对人说：钱算啥，输了我那小锤子铁砧上敲几下就又来了。如此他便挣得多毁得多，我父亲是他的弟弟，弟弟自然劝不了如此强性的哥哥，便只好忍气吞声，便只好手中无钱难养家口。由于伯父傲强成性，手艺又特精，便在潞安府同行中，便在潞安府的地面上有了名声，因为那时的潞安府全城四街也不过三万人口，只有临街三五十个小小店铺，其余便全是小摊小贩及农人。略有名声便家喻户晓。既然伯父有名便有人背后细打量他，有人曾说这个人脚轻，没看他走起路来脚后根不沾地儿，短寿。果然不假，众口有伤，伯父四十二岁时，正当壮年有为，便恋恋不舍他的赌具，暴病身亡，魂归西天。留下了一大堆人子未完之业。

再说母亲，由于逃难路上风雪交加，身心操劳过度，用她的毅力和坚韧，勉强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到了父亲面前，便倒在借居一户王姓人家的炕上，昏昏沉沉，久病不起。虽然借居的地方与铁匠铺仅隔一条马路，远不过二三百米，但几乎没有来往。一是铁匠铺非我家所有，二是母亲的自强自尊之心。记得在断炊无奈之时，15岁的哥哥便外出出卖苦力，不巧的是天降瓢泼大雨，哥哥天黑跑回之时，脸上的雨水泪水一齐向下流，一家人泣不成声。在那饥饿之中我抱着三四岁的妹妹，妹妹手里拿着核桃大一团房东给的窝头，我竟伸过嘴去争吃，咬破了妹妹的指头。我也曾跟着哥哥用破口袋包着碗出城讨饭，多远望着城门口站着的兵身子就哆嗦。我与哥哥曾在收割过的玉米地里，用脚一铺铺玉米杆上踏，发现有遗留下的一小穗玉米时，两个人就高兴得满脸堆笑。日头落下西山时，我俩也多次站在离城门老远的地方，望着城门洞里进出的行人，望着那些端着枪的兵，为进城发愁。那时潞安府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，而且作为固守的大本营和据点。战事一旦紧张，对进出城门的人就严加盘查，尤其对逃荒逃难的流

民是一律不准进城的，有不少人在城门口被打被抓甚至丢掉生命。城门上平常是两道岗，外边是三两个地方警察，穿黑衣戴黑帽，手里端步枪，老百姓称他们为黑狗子。这些人虽是中国人却心毒手狠，开口就骂，且眼馋手长，过往行人带有什么好吃的有用的东西，都会悄悄抓拿一点才肯放行。站在城门里边的是正宗的日本兵或皇协军，身着黄军衣手拿膏药旗，他们除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之外，对一般行人都不过问，只有军车或军人通过时，才从小房子里出来，十分严肃地立正站着，或行军礼或举起膏药旗示意。城里四街平时很少有日本兵来往，但不断有其女眷穿木屐在马路上响动，有时身边跟随一只大狼狗，口里叼着竹篮或一些生活用品。也有日本商人开的商店，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东海鱼店，多远就呛得人恶心，又腥又臭。也有些很精灵的日本孩子，笑嘻嘻地想同你玩。有些大人们说这些人全是朝鲜人，称他们为朝鲜棒子。他们的住室都砌着一个四方水泥池子，都洗冷水澡。真正的日本兵全体住在营盘里，管理十分严格。四街里偶然也有一两个站岗的日本兵，多半是站在一座民宅的大门外边，里边大概住的是个军官或军官家属。也不断看到三二十个日本兵开到城外去，大人们说那是去出发，即是去打仗。每次去打仗都有几个人骑着大洋马，挎着二三尺长的东洋刀，还挎着个碗大的皮匣子。原来我以为那里边装的是吃食物——饼干罐头一类的东西，后来才弄清楚那里边装的是望远镜。也不断见到小股的日本兵出发打败仗回来，四个日本兵扛着四支带刺刀的枪，目不转睛地走在公路上，中间一个日本兵，两只手端着白布包的尺把大的方匣子，上边还有拳头大的也是白布包裹着的小东西。城里人就要悄悄说：满州坟里又要多一个鬼。原来那白布包的是骨灰匣。也曾见过日本军官对下属惩罚——打比斗，军官甩起巴掌朝士兵脸上打，左右开弓打，一巴掌下去打一个趔趄，还必须再站正，再打个趔趄。也听到过有些受伤的日本兵，伊呀伊呀大声呼喊，就

被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。所以有些日本兵对中国人也很友善，尤其是有了好吃的东西肯给孩子吃，跟孩子玩。

在多次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娘也曾躺在炕上少气无力地支使我，叫我去找父亲想办法，要钱，搭救母子四人的命。我左右为难地从东屋走出来。西屋住的是房主人，他姓王，名字叫王记的，有四十岁左右，他有个弟弟叫嘴蛋还没成家，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妹妹叫九的。他娘有六十岁上下，再就是他媳妇，还有个六七岁的闺女叫小猴子。这是个有三十米宽百把米长的大院子，门楼很高大，上边有许多木雕的花，门口有标志等级的石鼓，到了我也不知道这家有过什么样前程。我低着头从大门里走出来，向西二三十步远的马路边，是两块长石头夹的一个大木杆，木杆有两三丈高，顶上有铁叶组成的斗子型，那也是标志门第等级的。我顺着马路向东走几十步，看见了马路北边的一大片房屋和临街的铁匠铺。那一大片房屋的主人也都姓王，总共有四五十口人。铁匠铺有两间，西边一间是板达门生着炉打铁，还有磨石、黑炭、碎铁。东边一间临街是一个窗户，山墙上开个门，南边是一个小炕，北边是一个满间大炕，师徒门就都挤在那一个大炕上。铁匠铺东边是一个姓侯的开的银匠铺，银匠铺东边是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，能拉着铁脚车进去，里边是亩把大的一个空院子。再东边是一个高洁（厕所）。这一个厕所占地差不多有二分，两个大炕，每个都有三米见方，能盛上千担粪水，这就是潞安府历史上有名的城宽街宽三宽之一。厕所东边伸出来半间房，是怀庆府一个姓丁的回民开的锅馍铺，既卖烧饼又卤烧鸡，再往东是两根短木柱用铁丝缠着一根长木柱的电线杆。我便站在电线杆后，等盼爹从铁匠铺出来到厕所解手。果然不用一个时辰爹从铁匠铺里走出来，仰着头望着我走来了。来到我身边，伸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下，我抬起头，看见爹那又黄又瘦的脸，看见了爹那忧愁得无可奈何的眼神，我只轻轻地叫了一声爹，爹便说：我知道

了，你回去吧。你娘坐起来没有？叫她多喝点水。记得我这样去找过父亲几回，每次父亲都是这样说，既没给过钱，也没给过我吃的东西，有一次他甚至扭着脸不看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快走吧，别再来找我，就当没有我了……”

后来才听到别人在背处说，娘得的是寒病（伤寒），那种病既传染又难治好。我和哥知道后头对着头哭，娘听见了，说：哭啥哩，不碍事，娘会好。有一天傍晚，爹终于来了，拿来两个西瓜，泡在水缸里。还有点欣喜地安慰着娘：甭害怕，吃了这就好了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你要硬着头皮吃东西，吃点西瓜开开胃口就想吃了，别发愁有我哩……果然，自那以后娘的精神好转了，不再唉声叹气了。院子里没风时，她也坐在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。尤其是小猴子她奶奶，也常到娘身边说些劝导的话。谁都知道寒病最传染，可是她老人家不忌讳这一家外乡人，很善良，很有同情心。那年间他们一家也不是多宽余，尤其是缺白面。她家里有半缸麦子面，舍不得吃，特别是戒备她的儿媳妇，每次她亲手去挖一点，还要再按上手印。可是她却对娘说，你想喝汤时就吭个声儿，咱有面，你得早点好起来，不为谁还得为这几个孩子哩。也许是娘的善良厚道赢得了这王家的信赖，也许是娘经受的艰难折磨感动这王家的老婆婆，王家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我们这家外乡逃难的人，这种温暖是暖人心肺的，这种关心是使人精神振奋的。时间不久，娘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。接着秋雨不停，一天半夜，王家人住的西屋突然倒塌，六口人全部埋在瓦砾之下。我们一家闻声而起，奋力抢救，幸好没一个人身受重伤。这大概也算得以恩报德吧。自此娘的品德更得四邻传颂。但王家没了容身之处，娘便主动提出腾出东屋，让王家住进去，王家人推让再三，最后两家合住一屋，直到来年开春，娘心里过意不去，不忍心给主人难为，加上林县老家的租地也该耕作，两家人便在依依不舍中洒泪而别。娘又带着我们兄妹三个，忍饥挨饿，

翻山越岭回到故土。

启蒙人生：在广大的平民中

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我的出生地时，家乡已经解放了。当时还不说解放两个字，而是说八路军来了。最早还不敢明说八路军，男人们只是撑开姆指和食指比成个八字，或者小声说撇字来了。当时有国民党或刮民党之说，但很少听到共产党三个字。

这时，曾驻扎在林县的庞炳勋、孙殿英的四十军新五军，没有影儿了。听说庞炳勋是个瘸子，连疮腿，但他很有谋略，尤善用兵，多半是用滑杆或椅子抬着他指挥战斗。因为这两个军在林县驻防有一段时间，所以老百姓对他们熟悉，开初军纪也严明，大多住在老百姓家里，也注重军民关系帮着做点活儿。可是人数多，也难免发生些杂七杂八的事，也难免有一些色狼。时间一长便出格，便除了早操和集中训练以外，闲着没事儿就挖空心思给村里的年轻女人起外号，差不多每个妇女都有份儿，那些外号也是根据每个女人的个性特点身材长相，以及穷富善恶等等总结出来的，许多外号很合身很准确很鲜明，所以直到这两个军走后很多年，直至这些人亡故后，人们还以其外号言其人。比如小钢炮、手榴弹、小蜜蜂、水萝卜、老母猪、针葫芦、大洋马、刺角菜……

接着便不断看到三三五五穿着灰布军衣，打着灰布裹腿的八路军。从河北省涉县刘邓根据地派过来的，穿着四个兜制服戴着八角帽的工作员，到各户吃派饭。接着有了以姚村、任村、东岗三个区为主的林北县政府，政府设在北山根离姚村10里远的北杨村。接着成立儿童团自卫队，站岗放哨验路条查坏人。接着在离老县城三五里远的小菜园、闫家台成立林县人民政府。接着成立农会斗地主反封建，唱东方红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记